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蕭

唐

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統

撰

京都下

魏都賦

左太冲

劉淵林註

魏國先生有睟

其容乃盱

衡而誥曰异

異

乎交益之士

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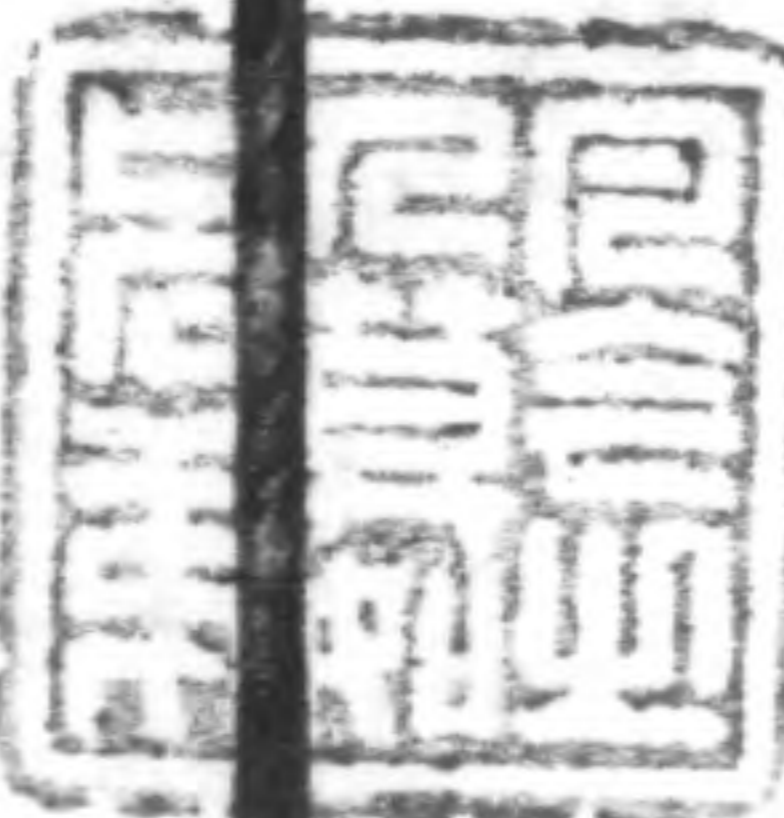
孟子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

善也岳曰异哉

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

音義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曰益有益州又



字林肝張目也 爾雅詰告 良曰睟容温潤之貌肝舉
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恠而告曰
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
異乎恠詞也士人通稱也

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劉曰論語曰性相近也
習相遠也 善曰孫卿

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史記
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魏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
之夏人 周易辭有險易 春秋說題辭中國之性習俗常

操 向曰音人詠音也夏中國也土壤風俗俗乖別已言
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斡險者有通
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

俗所乖積習 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 劉曰傳曰
其俗殊異也 善曰孟子 使自得之 齊曰昔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
善曰孟子 使自得之 齊曰昔

德音以釋二客競干 五臣本 辯囿也 劉曰公孫龍辯
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善
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

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
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 銑曰

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
以德音釋競干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 夫

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
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 劇秦美新
序權輿天地未祛也 列子昏明之分察故一晝夜 夫

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 班固
終南山賦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濟曰太極天地

始也剖判分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
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為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
為山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

隔夷峻危之竅也 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 橫江潭而
善曰漢書曰泰地於天宮東井

其

輿鬼之分野 楊雄州箴受州荒裔水與天際 方言窳空

也 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

之隅隅角也窳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蠻

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蠻

陬侯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麥也耕也劉曰陬落

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

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

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 詩傳氓民也

翰曰陬聚也落居也譯易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詞

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

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 正位

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劉

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善曰喉衿以身及

衣為衿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胃腹也

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 翰曰正

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居君體者以中

國為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 長世字忙者以道德為藩不以

音險為屏也

善曰左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今則

伯父 說文忙田民也 東方朔集文帝以道德為藩以仁

義為藩 詩傳藩屏也 楊雄城門校尉箴盤石唐詩

藥險重固 詩傳屏蔽也 向曰字養 而子大夫

之賢尚弗 曾度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

朔樂率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

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 尚書康

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命 左傳士會曰貴有常尊尊賤

有等威 莊子附麗不以膠漆 周易注麗著也 尚

書皇極皇建其有極 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

稟受也 論語比考識 止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考

識 穿曾儻耳莫不來貢 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

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威儀也責其不曾度幾翼

佐以等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 銑曰先生使吳

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

於其絕域 隨民之惡者也 詩無縱詭隨以謹母良 漢書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

急也 向曰詭曲也匪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

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

其鳩毒於絕遠之域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 身之卒以為祭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 繆默語

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苦離以矜然假

渠疆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蹻外駁於王

義孰愈尋靡萍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劉曰李剋

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 周官形方氏掌制邦

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

曰粹 莊子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楚辭天問曰靡

萍九達泉華安居 韓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

之端為母猴王院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

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

入官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

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

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前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

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

理之曰以前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

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刺之說也 善曰

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 廣雅膠欺也 禮記注曰矜謂

自尊大 孟子馮婦善搏虎擗臂下車眾皆悅之 楚辭王色類以開

大得

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言二客之
言差謬如中路尋荆棘之刺端造冰猴
劍閣雖嶮憑

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
元水經注小劍去大劍

飛閣懼故謂之劍閣廣雅嶮嶮高也力彫反
老子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聲類曰帶果鼻也濟曰嶮險憑據也言雖險無
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道也

濬負之者比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洞庭吳境也
史記吳起曰三苗

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伐之
敗曰比北南北之北老子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濟曰濬

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而恃之
者必見奔此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彼桑榆之末光踰
長庚之初暉況河巽之爽塏苦與江介之湫

湫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詩曰東有湫隘西有長庚左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

湫隘豈塵請更諸爽塏楚辭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
句曰介界也詩傳水草交口湫向曰桑榆末光謂

日將西謝也長庚昏見於西方爽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湫
小水也言桑榆未光上俞越長庚之初暉而况魏都居於河

巽高明之地而與江
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

幾魏都之卓犖呂角六合之樞機
劉曰鄉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

八十一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
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

范睢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
善曰河圖括地象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

路界也周禮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卓犖諸夏卓犖與
卓犖音義同呂氏春秋神通乎六合齊曰語子者先

生語二客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
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

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軒回內鼎備兵纏紫

微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變為煨燼

故荆棘旅庭殷殷謹於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

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劉曰不飲酒而怒曰鬲詩曰內鬲于中國漢室之亂

起於闕官故曰內鬲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

憲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門張

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閉閣虎音中郎將

表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

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鳥焚其巢尚書若火之

燎于原春秋穀梁傳寰內諸侯非入子之命不得出會尹

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

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

荆棘露沾衣善曰春秋保乾圖五運七變各以類驚

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漢書陽九厄曰初初入百六陽

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楚辭注維絃也尚書

子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漢書漢興禁網疎闊

崇信姦回詩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

沈沈者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含反與耽音義同

謝承後漢書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庶雅煨燼也鳥

懷反廣雅煨煙也左氏傳注燼火之餘木也似進

反詩傳殷眾也詩子孫繩繩兮長揚賦洋溢

八區說文鋒兵端也戰國策綴甲厲兵效

勝於戰場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維法網也維網

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網維向曰回

邪鬲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絕維奸邪內奮兵革纏繞

於宮室也又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

化為灰燼也旅備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文生於庭銑曰

翼翼美也殷殷繩繩皆眾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

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伊洛榛

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伊洛榛

士曠嶠函荒蕪陟留牢落野野丘墟善曰服虔漢書注

榛木叢生賈逵國語注蕪穢也漢書齊郡有臨菑縣

東觀漢記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鄣縣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濟曰伊洛

東京也嶠函西京也臨菑齊地鄣鄣楚地牢落闕疇也言此

四都皆亂也榛曠荒蕪闕疇而有魏開國之日締構

痲丘墟皆謂居人少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

之初萬邑壁焉亦猶犍由麋之與子都培苟塿

路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開國承家廣雅締結也

犍麋古之醜人呂氏春秋陳有惡

人馬曰敦冷犖麋推額廣額色如來陳侯悅之詩不見

子都左傳太叔曰培塿無松栢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名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子都美人培塿

小堆阜也方壺海中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

萬國相比則吳蜀猶醜且魏土者畢昂之所應虞夏

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

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鈞五臣本作均

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

代而盛德形於管然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

年劉曰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折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昂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宣之

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相如封禪文下沂

入擬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注考校也周禮

國語魏犬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

禮記日月

所照霜露所墜左傳史趙曰盛德必百祀吳越春秋

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於管絃詩序懷其舊俗方言

蘊積也爾雅曰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

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翰曰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

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

中也上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

後必大故曰當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秋襄

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

愉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主故曰美其風德向曰形

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

管絃則吳季札所美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

祀而我今復都之是

懷古而積於遠年

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異

道開曾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朗川澤迴繚

了恒碣碁五感碣各於青霄河汾浩漸翰而皓漭

與南瞻淇奥六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父則冬

眇

文選六

七

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温

泉志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

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

魏晉麟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

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

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

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

山名也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溝洫志下淇園之

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温

劉邵趙都賦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華之事詩

云此彼泉水温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先百疾華清井

華水善曰楚辭注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

爾雅惟兩河間曰冀州左傳江黃道栢方陸於齊杜預曰

道在汝南留猶前也南都賦洧水蕩其曾周禮注

志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都鄴衛碭碭高貌

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反滏古且反上海賦滏滏黃滏

廣雅浩滏大也浩老反滏餘眇反山海經少山清漳水

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神困山釜水出焉

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泌水駛流也泌與恣同

魚豢典略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永錫難老向曰齊

秦國名與道皆州名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

云開習如人之習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幽峽深窅

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二山河汾二水名浩滏滏並水大流

貌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滏二水名漳

也

稱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全聲所以飾鼓者則此石鼓也云

鉦者文之失濟曰楚泌也水急流貌言温泉流而

涌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

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

昫句墳衍斥斥或嵬鳥罪粟力罪而復陸或疆苦即

而拓話落乾坤交泰而烟煜嘉祥徽顯而豫作

是以兆朕遲振古萌抵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閱

是

以

兆

朕

振

古

萌

抵

疇

昔

藏

氣

識

緯

閱

是

象竹帛迥時世五臣作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劉曰鄴西高陵西伯

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陽城西有墨井井深

深八丈河東荷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比七十里尚

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閔閑也詩云閔宮有

平曰衍善曰周禮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

賦備致嘉祥魏文帝合曹植詔所獻詩二篇徵顯成章兆猶

慎曰朕兆也直軫反者也至詩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

雅明始也爾雅柎本也丁計反禮記余疇昔之夜夢鄭

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識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識驗也子

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尚書者所

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

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出祖乃龍飛

白水

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

天下也東京賦漢初弗之宅翰曰墨井井中有石如墨

鹽池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

或光明寬廣徽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後作嘉祥之

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陌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

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

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向曰昫昫平坦貌墳塹也下平

曰衍斥斥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抵

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

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

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

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

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良曰暨至也今

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

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

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

唐察卑官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浪苦宣

鬼孽高下貌

或光明寬廣徽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後作嘉祥之

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陌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

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

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向曰昫昫平坦貌墳塹也下平

曰衍斥斥廣大貌又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抵

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

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

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

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

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良曰暨至也今

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

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

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

唐察卑官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浪苦宣

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

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相儻子拱木於林衡授全模臣五

本作於梓匠 劉曰尚書 謀及卜筮 猶周公之卜都洛邑 詩爰契我龜 上云其言終然允臧

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 明人之大通仁順也 左傳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

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 善曰淮南子 太一者牢龍 天地雍西京豫東京 西京賦 取殊裁於八都 墨子堯

舜茅茨不翦 論語禹卑宮室 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 有闕 說文儻具也 鑿免反 孟子梓匠輪輿能與人規

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木工 良曰允信臧善也 繕理 也城隍池也 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 牢籠者王之制法

也 儻理木之器 兩手合抱曰拱 林衡主山林之實 梓匠攻木 之人 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 齊曰

堯之所居 茅茨不翦 禹卑宮室 今將觀審察以為軌則也 古 公文王祖也 為戎狄侵國 遷于岐下 平創都邑 其人亦隨而

至言有德也 闕門限也 言足以限內外也 言險者宣王中興

復脩宮室 儻約而築室百堵 翰曰聖哲文軌則順 舜禹

古公宣王也 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 商度豐約取其折中 在

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 以使之重爰易也 易云上古穴居野

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 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大

壯卦名 荀卿子云 宮室臺榭 以避燥濕 非為奢侈也 故覽而

采之 蕭何漢 遐邇悅豫 而于來工徒擬議 而騁巧

闡鈎繩之筌 緒承二分之正 要揆日晷 考星曜

五臣 作曜 建社稷 作清廟 筑亦曾宮 以迴匝比岡 陳

魚而無陂 造文昌之廣殿 極棟宇之弘規 對若

崇山 崑起以五臣本 崔嵬 髣髴若玄雲 舒蜺以高

垂劉曰二分春秋之中者 營室中 以興土功也 陂 頽也 易無

平不陂 文昌正殿名 蟠龍形而五色 善曰難蜀父老曰

遐邇壹體 豫或為務 西都省岸 衆庶悅豫 詩庶人子

文是六

來 周易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泉賦王爾投其鈞繩 周禮左宗廟右社稷 說文陳崖也

星比辰也 周禮左宗廟右社稷 說文陳崖也

注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髮垂貌也 淮南子玄雲素朝

無險 濟曰闡述也鈞曲尺也言築宮迴匝比之罔隙而

述此鈞繩將次占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以直木者筮次也言

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付度而騁巧效

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對山貌髮雲貌言殿之丹青色

而垂下 良曰清廟祖廟也 瓌材巨出挿立塼立

參差粉枋老 復結欒 儻盧 疊施丹梁虹申以

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 絢井列疏以懸帶華蓮

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 湘雷時梗概於澎池

劉曰注爾雅曰楠謂之櫟 善曰廣雅 曲枌謂之欒 說

文樽欂柱枿也然欒欂一也 有曲直之殊 耳西都賓曰抗膺

龍之虹梁西京賦謂倒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

涌雷謂為龍首承檣四隅而以寫雷 說文雷屋水流也

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 毛詩滌池比流也 齊曰瓌美巨

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挿擗相接貌參差不齊貌枋棟

椽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欒曲枌欂斗也累疊而施之

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兩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

地梗概猶髣髴也滌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

似也 翰曰車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楠謂櫟也森多

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

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蒂之懸井中皆畫蓮

故曰倒彼 旅楹間列暉鑿於 振 人 棖 題 黠 感

黠 對 階 階 嶙 嶂 音 長 庭 砥 平 鐘 虞 夾 陳

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劉曰詩云旅楹有間挾中央也振

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穀實鍾又作

會四方也善曰毛詩箋旅楹眾也薛君韓詩章

句間大也謂間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

曰鑿照也聲類曰黠黑也直感反黠亦黑也應劭上林賦

注階闕橫也西京賦抵鏑嶙峋岫岫亦黑也應劭上林賦

毛詩風雨攸除墨子聖王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塞上

足以待露翰曰旅陳楹柱間列行也言棟柱每間而行

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色鑿明於挾振挾振屋內也椽

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黠黠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階階階道

上處嶙峋次級也又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

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向曰虞鐘格架也夾對陳布也

言相對布於長庭巖巖北闕南端攸善作導竦峭雙碣方

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啟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

賓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東門又有東西上

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

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血書魯端門詩傳觀見也

尚書肆觀羣后周易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

曰觀享頤賓許兩反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

法也言南端法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

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左則中朝

也順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

有艷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所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經國風所稟劉曰中朝

氏大司馬待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為外朝

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堯之為君承椽

不斲晏子春秋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

不能入也士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也老子云去甚去

泰爾雅鏤鏤也善曰詩傳艷赤貌尚書記

勤樸斲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木衣綈錦說文

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

陳留太守頌玄化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人作瓦

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翰曰艷光也言中朝衣冠盛艷而有光寢正殿也匪非也

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

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士無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

輒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
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

於前則宣明顯陽

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

萋萋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劉曰聽政殿前聽政

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右崇禮

前顯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

南北內外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大夫

齊濟度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

南風之薰芳薰風至之貌論衡甘露味如飴蜜王者

太平則降周禮注醴今甜酒良曰四者皆門名闈

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

盛貌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貌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

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雨禁臺省中連闈對

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

廊直事所繇五臣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

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

符節謁者典靈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饌

亦順時腠理則治劉曰升賢門內聽政闈外東入有納

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

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

臺東有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

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

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

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

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

平旦也周禮曰帶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典龍

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疾舌也

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

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靈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

儲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辭之酒謂昔

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

脉也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可也闈門也直事謂寓直

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

翰曰藹藹多盛貌。蜩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誥朝納言。秩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楷式又曰亞次也。在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子以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醒醇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膳理之疾。膳理者。皮膚也。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壺五臣本術楸梓對祖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曰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綵。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對祖競。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者溫室中有畫象讚尚書各繇薦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

西南其戶不日成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

楚辭長無絕兮終古廣雅鑿謂之鏡照也

注繪畫也濟曰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閭術謂

宮門道誥曲也宮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良

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

蓋速而易就溫室殿名丹青炳煥畫文也翰曰言於溫室

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

以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績畫鼻器

以為鑿戒今之溫室亦與齋殿

右則踈五臣圃曲池下畹於

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傷弱蓼子係實輕葉

振芳奔龜躍魚有際千麗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

延閣亂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

而崢嶸元陽臺善本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

累棟而重雷力下冰室而沍冥劉曰文昌殿西銅爵

晚三十畝也

離騷滋蘭九畝

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

怒成湍揚雄法言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葵故傳曰慈母怒

十里而名之其惠存焉漢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

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

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

間水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爲營建安

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

左傳固陰沍寒善曰楚辭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

責躬詩力宿蘭臺楚辭石瀨戔戔說文際察也千倒反

每每然苒莫來反漢書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

相連延也淮南子延橫棧道靈光殿賦注榭而高大

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良曰蔬圃菜園也晚田也高堂園

中亭也曲池植蘭曰蘭者苒苒盛貌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

急流貌向曰苒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

際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

之上延閣亂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

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水井臺金鳳臺

說曰元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元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

漸成也重雷重屋簷世冰室互宜言清陰而寒

周軒中天丹墀臨焱增構

峩峩清塵影影

匹遙切五山丘作訓訓

雲雀踞音薨而矯首

壯翼摛鏤於青霄雷雨竄冥而未半暎日籠光

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

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爾雅扶

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軀

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戩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觀

之形張衡西京賦鳳翥翥於薨標感朔風而欲翔此鳳

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朔風也但鳥跂形

定翼住飛則斂之絕據踈則舉羽翮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

言雲雀踞薨而矯首王古傳進退走趨以實下言人不

行則瞭脛以下虛弱不實王褒甘泉賦十分未升其一

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未以闕泉甘泉賦

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翰

而未半日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

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休悼慄而踈矜非都盧之輕
躑躅能超而究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岷棟懼
雖輕捷鬼神由莫得而目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
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
頓以實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瞬子言其理
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牕也列
子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也
墟西都賦正殿崔嵬層構七發蒙清塵以丹漆地故稱也
世搖鏤摘布其彫鏤說文窈窕深遠也宜幽昧也春服既
成毛詩於焉逍遙淮南子八紘之外乃有八極
子章句昨目童子翰曰長廊有窻而周迴曰周軒中高
天也天子庭曰丹墀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峩峩高貌屋
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
踈踏躑躅簷簷矯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摘發也
言鳳之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窈窕真陰暗也寮窻也言臺高
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綯窻翰曰
謂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
開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長塗卒首豪
大地之理虛曠故萬物齊一在此時

徼帶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

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

徼道也畧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善曰說文

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漢書衛尉掌宮門衛屯兵

易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

宮外營鉤陳星向曰年首閣道有室者豪徼道也言互有

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

侍衛之人防其邪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

資始貌邈邈標危亭亭峻峙五臣作臨焦原而弗

况五臣作况誰勁捷而無猥理與岡岑而永固非有

期乎世五臣作代

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蒙霧

於其裏

劉曰壙城也瀆深也沘城溝也賈誼程代衛寇俠城浹厓

也詩夏屋渠渠既成藐藐尸子莒國有石焦原者

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善曰鷗冠子西都軼埃蓋之

下及太寧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楚辭注藐藐遠也說文標

未也禮記注危棟上也西京賦狀亭亭以莒莒說

文曰岵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蕙德與蕙同思子反陽靈天

神甘泉賦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掌地祇之禮

血溝嬰繞也堞城上女牆洩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堞帶

也大厦重疊而起翰曰太清天地埃壙塵昏之所資混然之

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

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

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固如山豈可論年代之近遠

良曰陽靈日也陰祗雲雨仰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

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上雲雨之神蒙雲霧於內

苑五臣作苑

以玄武陪以

幽林繚了垣開圉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

尋篁篠懷風蒲善作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蕪

葭贊明胡萑胡蒨弱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

濤而浸心潭以羽翮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

雉者擇音若咆步勃及蒲與姑餘常鳴鶴而在

陰表清籟作籟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

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劉曰玄武苑在鄴

園蒲桃諸果詩集于灌木左氏傳鳥則擇木又曰

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雉者舉雉之類不傷其時况

其巨者乎揚雄勅辭之鳥淮南子軼鷗鷄於姑餘易曰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東京賦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隔踰奕世劉曰膜膜美

陳膜莖茶如飴 爾雅曰一歲曰蓄詩 薄言采芑于此蓄

畝 周官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

下有十二燈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燈者也 微子

麥秀歌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

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很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

壞疇者界也垆畔際山 詩中田有廬 孟子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故曰蓄廬錯列 老子計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

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 善曰

毛詩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注阜長也 史記曰

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史起為鄴令遂引漳

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 决漳水兮灌鄴旁終

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 二渠之利下則澍生

稷稼高則植立稷黍 說文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

之樹反 方言時植立也時吏反 爾雅黑謂之黝

黑貌也 聲類油油麻肥也 莊子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

哉 謝承後漢書王翁位二千石奕山相襲 翰曰奕奕盛

也蓄齊也茶苦菜也伊維蠶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

地生茶薺多稻麥也登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

漳水異口分渠口各別也 黝黝黑也桑柘之美色也油

油潤色紆似麻可為布 銑曰蓄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

之聚若泄之乃潤田是乃行雨 良曰稌稻蔣種也又曰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家安其所而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

服美自悅邑屋相望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而隔踰奕世

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

經石甯者也楚辭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羣臣輻湊李尤德

陽殿賦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控

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步欄

周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

雜色曰疏家語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小雅班次也向曰闕樓隅角控

引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

瀆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

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

莘莘眾也蒸徒人也瓊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

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其府寺則位副

府寺分布間里之間各使得其所

三事官踰六卿太善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

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亮重門再扃師尹爰

止毗世作禎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

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

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

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

大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太常號奉

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

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垂

欲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

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禮記注善曰毛詩曰三

爾雅屏謂之樹禮記注善曰毛詩曰三

關周易重門擊柝禮記注榮屋翼也爾雅兩階間曰

師太師周之三公尹氏為太師毛詩赫赫師尹

王國克生維周之禎禎幹也翰曰三事正德

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人六卿周

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

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

關兩階之間言作為禎祥肅然嚴整扃關也言有重門故其

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其閭閭則長

左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

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

宅

者巷苞

五臣作包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窻輿騎

朝猥蹀敝

古中

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

漢書萬石君傳徒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

交疏結綺窓

廣雅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

也

說文

敝隘也丘知反良曰四者皆坊名

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

向曰都護宮名居殿

之中飾為綺窓

下朝貢車馬繁多累

積而在於都護府內

營晏各館以周坊飾

善

賓侶之

所集瑋豐樓之閑閼起建安而首立葺立牆幕

室房廡雜襲

居

罔掇

五臣本

匠斲積習

廣成之傳

戀無

以儔稟街之邸不能及

劉曰鄴城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占者

重客館故舉年號

左傳高其閑閼繕完葺牆以侍

賓客巧人以時羣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

室甲埠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

爾雅閼巷門也一日

閑門中所從出入葺覆也巧人塗人也羣曼也館宮室諸

侯傳也

史記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成傳

善

曰說文

廡堂下周屋

許慎淮南子注削剗曲刀也剗

九月反

論語注輟止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

也漢書邳支首懸稟街蠻夷邸問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

內也

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

也豐大也閑巷門也閼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

翰曰葺覆羣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削剗斤

斧也罔無也匠斲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

廣成傳秦之客館稟街邸蠻夷之館漢時所立言此二者不

能及我

廓二市而開塵籍平達而

五臣九達班

列肆以兼羅設闌闔以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

堯

薛修所眺之博

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曉

堯

薛修所眺之博

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

大此二市之謂也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傳曰達市在達之

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
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
孟子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往廣亭
市樓也堯薛高峻貌爾雅眺視他吊反翰曰廓開
也塵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
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
於市以羅列之闌闔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
謂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
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言此樓至高也百隧轂
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一八方而混
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了平而交易刀布買而
無筭劉曰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
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
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力之謂荀卿書
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
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在成惟舉袂成幕左傳楚子玉
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

歸德淮南子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矩脩明九夷之風采
高誘曰風俗也采事也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
者車多相靡擊也軫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
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
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劑市吏交
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
勝財五臣本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
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窳庚而就攻不鬻邪
而豫五臣本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劉曰周官
貨入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栢文之後禮義大壞
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
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器用不中度
不鬻於市布帛精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
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
之義周官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
防誑豫善曰廣雅財貨也與材字通爾雅賄賂
廣雅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

病也餘乳反淮南子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 周易馴致

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浹 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

也說文醲厚酒也以酒之醲以喻政厚 翰曰言物之

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布帛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

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濫攻

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撲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

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買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撲之理 白藏平之藏 去

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琮 幪嫁 積帶

徒琛幣充物何 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 而駟祖 駿劉曰白

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秋為白藏因以為名

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

奉不輸大內食貨志或瑞財 夏書關石和均王府則有

此夏之逸書禹貢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

下有乘黃廩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筋

角焉左傳冀之比土馬之所生 善曰周易曰富有

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

也爾雅賑富也 風俗通槃瓠之後輸布一疋二丈是謂

廩君之寶巴氏出幪布八丈寶在宗反幪音嫁瑞音滯

國語注關連也 儀禮注和調也 尚書傳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

文駟壯馬也于助反銑曰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

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

天下之資財向曰寶南夷稅名幪布也帶貯也言南蠻之

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

庫閔石稱也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

馬屋也駟壯也冀馬謂冀北所生馬填益廩中而呈壯駟

至乎勅京 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

靈介胄重襲旌旗躍莖弓珧以 解檠巨 矛鈇飄

英三屬之甲縵莫 胡之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

贏亦精反 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

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旂旗出

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流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
車兩雅弓以屬者謂之珣蜃骨也檠弓柙也詩二不重
英漢刑法志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田趙惠文王好劍劍
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惲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
皆蓬頭突鬢垂冠漫胡之纓短後之衣曠日而語難者王乃
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
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子魚曰
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勅強也尚書度士交正毛詩
曰興言出宿長揚賦以露威靈全匱曰良弓非勅檠不張
說文挺小矛史記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
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簡擇也謂
擇處而發向曰勃大也糾紛亂也度土天下也罔無寧
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敵亂起天下無女武帝興言兵大振
曜其威靈也良曰介田也曹兗整也重檠重而衣之躍舉
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珣檠弓也解
檠開弓匣矛挺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珣曰屢連
也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縵名控引簡擇也言引
滿弓茲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羸更羸古之善射者

齊被練而銛

息廉

戈襲偏檠

都祿

以讚

會

列畢出

征而中律執竒正以四伐碩畫

胡精通目無匪

制推鋒積紀鎡氣彌銳三接三捷既畫亦月剋

剪方命吞滅咆

白咻休

雲撤叛換席卷虔劉侵

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

輻輳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利

五印國無費留

劉曰

左傳

被練二千馬融曰練

後司馬法師多則贖一孫子竒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

莊子庖丁為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

文若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解牛時

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

文選六

五

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剋抑亦苞丁
用刀十九年之義也 孫武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
刃也 易晉康侯用錫馬蕃度晝日三接 詩二月三捷既
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日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
尚書 嘒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
室也咆休猶咆孝也自矜健之貌也 詩咆休于中国吞滅
咆休者剋默韓暹楊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 漢書
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
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擄呂布
於徐州剋表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
也復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
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剋小營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
其漿蘇秦曰鞣鞣殷殷若三軍之衆 穀梁傳入曰振
旅無事以嚴衆 左傳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
漢書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剋印印角剋也
韓信傳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
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 善曰國語 公使申生伐東
山衣之備裝之衣韋昭曰裝在中左右 異色故曰偏裝音督
說文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 周易師出以律
漢書侵威盛容 淮南子六澤之外乃有八紘 尚書率由

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霏衣冠是謂洗
兵 劉劭七華漱馬河源遊目崑崙 蒼頡篇鞣鞣衆車聲
也呼萌反今為鞣字音田 毛詩悠悠旆旌 魏武孫子注
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鈇利之
戈襲著也偏裝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
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裝 裴以爲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
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又曰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
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鞣鞣衆聲悠悠旆旌
飛貌戰勝則凱樂而歸行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
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剋印印角斬銷項羽欲封有功子執其
印惜不與令得剋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剋印功
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 銑曰碩大也言大畫奇
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爲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
十二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
積紀言雖積紀鋒銑之氣彌加猛銳 翰曰言一曰三接戰
於敵入一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休猶咆孝也言放棄王命
咆孝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
於新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斬以威德
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有 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
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柙胡甲刃虹旌攝麾以

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

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

寂寥京庾流行劉曰尚書往伐歸獸雍門周詭孟嘗

以伐朝菌馬融廣成頌建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

術之篇也易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又曰通

其變使民不倦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

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尚書垂拱而天下治莊子緣督以為經可以

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虛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

常禮記仲春省囹圄文子法寬刑緩囹圄虛空毛詩

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翰曰弭平也言

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土蕭斧越斧

也戢斂其柯藏押其刃虹旌盡為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藏

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

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

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墜衣拱手執法契以

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

囹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於是東緹啼即序西傾順軌

荆南懷德惠朔北思肆偉縣縣迥塗驟山驟水

襁負居責慈重譯貢篚側首之豪鏐渠

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

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支有客祁祁載華載

裔入聲岌岌冠緹綺纍纍呂辯髮清醑戶如濟

濁醪如河東醴流漸息温酎遲躍波豐肴衍衍

行庖皤皤惜惜據讌酣滑無譁呼瓜劉曰地

外有鯁大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織皮西

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義

文選六

征不德 淮南子三苗髮首責禮贊也 周官九州之外謂

之藩國也 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贊 孟子將有遠行行者

必以賚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

人來朝待以客禮 張衡南都賦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

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

冷也耐二重釀酒也 詩賓爾遠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

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者美酒 善曰尚書 西戎即序

子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 左氏

傳注曰躡是也 論語襁負其子 博物志織縷為之以約

小兒於背上 蒼頡篇賚財貨 尚書厥貢絜絲厥篚織文

山海經曰青要之醴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璞曰鑲金銀之

器各醴音神鑲音渠 漢書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 毛

詩庭燎哲哲 楚辭高途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纒今之

幘也纒與纒同 漢書諸侯纒纒從楚 終軍曰解纒髮削

左衽 毛詩既載清醴說文曰澌流水也 周易鴻漸于盤

飲食衎衎 衎詩既載清醴說文曰澌流水也 周易鴻漸于盤

詩懽懽夜飲薛君曰懽懽和悅之貌 毛詩濟濟也鄭玄曰

酒曰醴 毛詩迨我暇矣飲此酒矣 尚書傳 樂

沛舊之也 一曰酒樂也醴乙據反 向曰東鯁西傾國名即

就次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逆躡美

也 縣絲遠貌迥長也 以繩繫籠畫贊其上物也言荆南朔

比之夷皆懷惠思美縣縣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塗篚畫

其土物重譯言其來貢 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漸冰也

酌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

也行庖主行食者衎衎醴醴並多貌懽懽和悅之貌能者飲

不能者止 醞醞消樂也謂醞樂而不謂醞 魏曰鬢者鑲耳

皆夷人也 豪傑謂醞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飲 魏闕

帝闕也言斂袖而拜於帝闕之下 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

宴蕃夷也 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

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 晰晰光明也 祁祁衆多也 載華

載齋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

延廣樂奏九成冠

韶夏冒六英五莖 善本無傳 曹五臣 鄉音起疑震

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豸之

所曾聆 善曰 國語注延陳也 尚書蕭韶九成鳳

凰來儀 樂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嚳頤頤曰五

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劉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

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

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天子田也

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

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天子有法駕莊子其師需

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

駕司馬虛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此天下之壯觀也

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

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者先

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

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名使人調理

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謝斷可法

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助

著

林不槎仕惟五澤不伐天鳥斧斨羊以時晉

網善本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

網善本以道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

雲丹魚為之生沼裔津雲翔龍澤馬于恥阜山

圖其石川形其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

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尊子醴泉涌

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

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劉曰草木未成曰天

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

麋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

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鬲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

竟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

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壁一枚延康元

木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曰古瑞命記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于小步也丑亦反曰尚書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騶也說文曰穎德也尊茂盛貌蒼頡篇禎善也周易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說文偉大也良曰槎斬也枿斬去木稍也今復出者天獸之子折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枿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折以時罾網以道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結獸丹魚並祥瑞數澤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騶也銑曰嘉穎為嘉禾合穗尊尊花秀貌浩浩泉流貌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
大示於天下
收收美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

宅心醇粹

徒南

餘糧栖畝而弗

五臣本作不

收頌聲載

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

信

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

器闕

五臣作窺

玉策於金騰案圖錄於石室考歷

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洎吉日陟中

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

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

陶化染學讎校篆

運

籀

逐

篇章畢覲優賢著於

揚歷匪彙形於親戚

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苗鳥銜丹書見河尚臺

易

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

尚書納策于金縢

菲薄也

風俗通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也籀音胃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

而無遺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醇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

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
五行之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又曰五德五行也位臨也言察
校考經史象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翰曰河洛出圖
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
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詳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
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又曰微幟旌旗器械兵革改也
晉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又曰
聖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
化以著何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匱金匱也所謂玉
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又曰著明也
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築私形見也言文帝非
以私情而見於親戚銚曰洵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
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
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

東阿抗於則威驗秋霜擒翰則華縱春葩英
喆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

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以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

而為一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鄴陵

千騎卒至彰唯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

之斬首五千餘級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

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

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

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本

支百世說文幹本也左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藩屏周

蔡邕述行賦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

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袞險猶猛也魚瞻反荀悅

申鑒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伐

向曰言王侯將相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

高謝萬邦皇恩五臣作情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

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

卷居免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義

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五臣作篤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劉曰淮南子古者有督

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

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且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

尚書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謝去也西京賦皇恩薄尚書帝德廣運老子大盈若冲字書曰虛也魏志陳留

王免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謂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

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人主

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出文操行之不得毋固曰漢承

百土之弊馮衍顯志賦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

也史記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隆盛也老子知者

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雖厚愛之奚遽不亂

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於晉

矣齊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亘過也睠睠顧也留留心

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美

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領結繩之主睠

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

筭祀有紀天祿有終傳業禪祚

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

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

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義

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

而齊其風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

而齊其風

而齊其風

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留王

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

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出文操行之

也史記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隆盛也

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雖厚愛之

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

矣齊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亘過也

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

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

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洪大

考室議其舉厝五臣作措復之而無斃亦申之而

有裕非疏糲魯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

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

具劉曰詩云斯于宣王考室也疏糲鹿也韓詩糲糧之飯

文祈量也爾雅召謀也陳琳徵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

法度今得其所詢謀度其宮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

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竒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

生生之所常厚洵詢美之所不渝其中五臣無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見觀蓋節之

淵五臣抵抵新精衛街木償常怨音常山平于

卑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清色犢配

眉連玄俗無影五臣本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

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

去而林燔扶原反劉曰老子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

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

北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

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

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

道人也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

人故曰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

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

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

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瘕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

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者日中實無影河間

助產婦兒生自下嗟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

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為國木羽者鍾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

助產婦兒生自下嗟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

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
生字之為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
為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
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繫齊待於傍設屋祠
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
一且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
嘯父冀州人也由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
年嘗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
冀州善曰廣雅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詭異也王
逸楚辭注魁大也鄭玄周禮注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
自無出有曰生毛詩句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舍命
不渝毛萇曰渝變也定音殿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政
反今音祗抵飛貌馮衍爵銘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
衆書往往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向曰詢信也
渝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太殊名奇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
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
濟曰定泉而淺者周旋為周游良注翰注同

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

故五臣作固安之栗醇耐中山流酒千日淇其河

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汜米清流之稻錦繡襄邑

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纈弄清河若此之屬繁

富夥禍够善本作夠苦侯反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

也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谷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

稗質史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

黎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歲蕩蕩幽州惟冀之別

禹貢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

昔有人曰玄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
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
石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
服以闕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
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
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地理志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
相賦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

之異六三四

中都賦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蘇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

甘陵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臨為躡站都隸反躡所解

反薛君韓詩章句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之河詩

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溝洫志下淇園之竹

傳注水出汜汲郡及即衛地汜或為園汜音垣銑曰

壯容少平美麗之容易陽易水之陽中多美女稚童頽也

卽單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同飲曰流同醉曰酒

向曰夥夥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

豈可一尋究蓋柳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間麗

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

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反劉曰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敘屈原遠遊造句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前脩謂前賢

之人得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且采與百姓共之亂

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君正之義理其

前過甚之事張衡東京賦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

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壘亂以收其且采無補於風規蓋

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亂之意也系者亂也

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隤牆之事

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為系辭

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且

采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善曰韓

子曰運類比物列子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

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

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牆填壘雖本

前脩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調一故輕末而鄙賦翰曰自美

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閒麗然雖擇選

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上林賦云頽牆填壘者為

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

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其軍容弗犯

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其軍容弗犯

信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

之選六

之績歌鐘析歷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

也劉曰國語鄭伯納女樂二入歌鐘二肆公錫魏絳女樂

七分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

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禮記介冑有不可犯

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令問

也勳功也管仲相齊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

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

間居隘巷室

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

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

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

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趨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

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已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于木富

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

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

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

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司馬相如稱疾

間居隘巷毛詩賦實之隘巷其室則邇老子解其紛

軾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

職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

攻魏聞文侯禮下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

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榻秦起趙威振八蕃

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劉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

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

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

文選

三



原件短缺

P37

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 周易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古謙
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士踰於
丘山同軒即為御也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

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

儀張祿亦足云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

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
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數百不
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
為武信君為秦將攻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
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
將魏齊齊答擊折脅摧齒雎佯死即盛以簣中范雎謂守者曰
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
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
田單而不聞其有玉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
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
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
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台從使

罪 陋稟質逆七脆蔣巷無杆直首里罕音耆耆或

黽直追髻五臣本作而左言或鏤膚而鑽在髮或明

發而嫿徒歌或浮泳而卒歲劉曰揚雄蜀都賦秦漢

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

孫寵之屬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螻蝻

補陀漢書人宵天地之貌方言燕記曰豐人杆首杆首

長首也燕謂之杆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杆首

七戈反說文曰脆少爽易斷廣雅質軀也蓬并脆

疾曰伯舅耆老七十曰耆楊雄蜀記蜀之先代人

推結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歌何晏曰巴子謳歌相
引牽連手而跳歌替行為永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漢
蓄淮南王曰越鑷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子踐反
文身即鑷膚也毛詩明發不寐爾雅耀耀契契愈愈急
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他或作耀音韋若
詩 何以卒歲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魍魎

帶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叢陋醜惡蓬脆急燥輕蹶之貌濟曰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人多不壽故巷無杼首里希耆老懸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縷膚即文身者縷髮為一撮於項後說曰發曉也羅敷人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歲之事風俗以豎而慄果為

媼媼胡麥反人物以殘害為藝善曰揚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豎應劭曰豎狹也方言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媼靜好也音盡

左傳自內害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良曰言風俗以俠劣果勇為好人物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

以殘忍殺害為能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劉

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遠國語注綴連也齊曰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賈

由重山之束阨因長川之裾勢距遠

關以闕時高櫟而陞制劉曰重山東阨也長川裾

勢謂吳也漢書形束壤制善曰束阨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利其民

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字九御反向曰裾如衣以為要勢翰曰言距守遠關闕關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陛之制固薄成絲幕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非其宜

無異螳螂之衛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罔人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說曰絲幕微細也言二國守戍之兵如蛛蝥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與先代而常然

雖信險而勦了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

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善曰書天用勦絕其命勦子

小反左傳曰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論語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戚公孫述稱蜀

帝而亡雖各以待險特勦絕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

顧非累郊於壘基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

顧非累郊於壘基焉至觀形而懷怛懼易見不俟

觀形

說苑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

求見曰臣能累

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

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

即壞臺 賈逵國語注恒懼也 良曰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

如於上晉平公曰危哉靈公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

懷惻也預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菴 善曰權

也 楚辭聊假日以須時 說文木董朝華暮落 濟曰言

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朝出菴

藹然至 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 善曰尚書

暮而落 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斲斲曰此父母之國宗廟

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府立則婦人推而廣

之作雅聲 毛詩序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禾黍而作是詩 執曰微子朝周過殷墟悲而歌曰麥

秀斲斲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 先生之言

此歌謠也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 未卒吳蜀二客矍然相顧膝力焉失所

有醜 他 莫贈反 五 容神藥 如 形正如 汝 弛氣

坐煥 典 墨而謝 劉曰矍懼也春秋傳駟氏懼懼 詩有

曰方言斬也荆揚之間曰煥 善曰張以憊先確反今本並

為矍矍大視也呼縛反 說文矍失意視他扶反 字書藥

垂也謂垂下 忘與藥同並而隨反 呂氏春秋以茹魚驅

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 如舉反 廣雅弛釋

世施紙反曲勑曲反 左氏傳注墨色下也 說文謝

辭也 向日矍然驚也矍焉失意貌矍面斬貌矍愧也形屈

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愧懼蹠蹠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煥墨

面色變墨 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 習蓼蟲之忘

而慙 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

軌躅 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而

心不慧故清狂也 賈誼鵬鳥賦林迫之徒或趣西

東 善曰劉淵林注吳都賦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

為閩中郡 班固述兩越傳悠悠外宇閩越東騶

文選六 四十一

尚書注漢國在江漢之南 楚辭注蓼蟲不知必乎葵霍王

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 毛詩人亦有

言進退惟谷 尚寐無覺 楚辭恐皇與之則續 漢班

嗣書伏孔氏之執躅也 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

曰清狂休迫猶逼迫也 閩謂興也 濮謂蜀也 言逼迫居於此

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

習不覺 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 過以汎剽 妙

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 以施以繆

之單惠歷執古之醇聽兼重 龍性邊 以施以繆

偁 彌 辰光而罔定 鄭玄禮記注過猶誤也 善曰

注歷逢也 老子執古之道兼重性以施繆言既重其性

而又累其繆方奚反 說文施重次第物也 弋鼓反 漢書

音義應劭曰偁皆也音百 國語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

也 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性用心誤也施次偁

視也辰光日也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

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

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 先生玄識深須靡測得

先成規不定言敬懼之甚

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劉曰老子 古之

可識夫症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

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万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

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

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万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豈明藏用玄默故不覆

報言之 善曰王弼周易注 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

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

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

此憂之 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德深沈莫測也 翰曰

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

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

之憂 抑若春霆發響而驚執飛龍潛景而

幽泉高鏡

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

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走而驚蟄 周易潛

龍勿用 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

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潜龍升天序 雖星有風

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 蘇世而居政

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 易豐

其屋蘇其家小人剥廬楚辭九章曰蘇也必獨立

羊傳君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蘇家剥廬之凶非

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彌周易注曰蘇覆暖

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間之甚也王

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濟曰蘇家幽閣之處剥廬小人窮

困之居度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閣之處其困

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

雖星有風

蘇世而居政

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

其屋蘇其家小人剥廬楚辭九章曰蘇也必獨立

羊傳君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蘇家剥廬之凶非

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彌周易注曰蘇覆暖

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間之甚也王

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濟曰蘇家幽閣之處剥廬小人窮

困之居度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閣之處其困

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

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潜龍升天序

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

蘇世而居政 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

其屋蘇其家小人剥廬楚辭九章曰蘇也必獨立

羊傳君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蘇家剥廬之凶非

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彌周易注曰蘇覆暖

郭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間之甚也王

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濟曰蘇家幽閣之處剥廬小人窮

困之居度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閣之處其困

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

暖之也 五臣本無也字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昏情爽曙箴規以 善本無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顯之 善本無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也 五臣本無也字 劉同統注

亦猶寒谷吹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軍二六三

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劉釗曰太史書曰

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

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

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善曰尹文

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

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

錫無疆 良曰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加先生申賜教戒

之為遠 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善本 作兩帝天經

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 劉曰荀

辯說辟言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奸說 善曰禮記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

漢文帝賜尉佗書兩帝並立

新序單

襄公經之以天緯之

以地經緯不喪天之象也

家語孔子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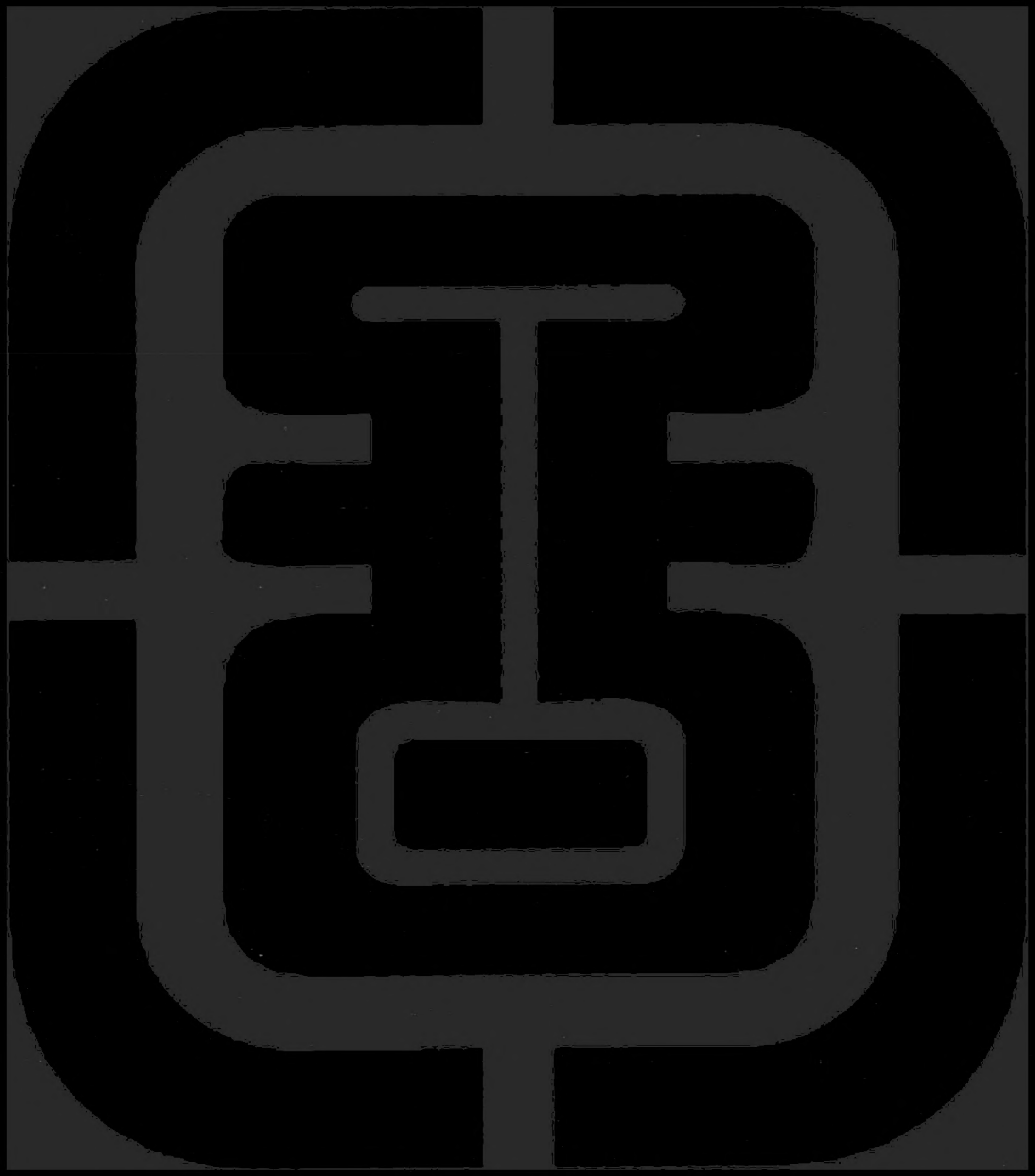
小辯害義小言破道

濟曰亮信也 銑曰天經地緯猶

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

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

六臣註文選卷第六



7